

發給同學們，蘇籍同學徐延昌兄對他的印象最不好。因為他在詩集上有「江北豬獾齊拍手」之句（當時所誦想是一二八時漢奸指示日機轟炸有感而作。我們絕想不到這位愛國的系主任，後來在抗戰時竟擔任了廣西省的偽教育廳長）。後來徐同學在上海遇到我時又談起這件事，為之惋惜不止。我在這裡提到他，並不想指責他，而是因為唐先生教英文而穿中裝，他教中文而穿西裝，有點兒特別而已。還有一位教經濟學的應成一先生，是復旦大學的經濟系名教授，喜歡坐着講學，笑口常開，講一句，笑一句，一面講，一面兩隻手在椅子上把手上搓來搓去，非常有趣。還有一位英文老師，名字叫「李大？」，年少英俊，西裝畢挺，自己駕車來上課，鬍子括得煞青，頗得女同學青睞，也值得一提。另外還有一位地理老師，好像姓周，我們叫他「大爬蟲」（不敬）因為他用四川話講「大爬蟲」時，特別好聽。他對世界河流背起來如數家珍。譬如：「湄公河，湄南河，伊洛瓦底江，密西西比河……」，全部用四川話唸出來，最好聽，不信請試試看。

打住，不寫了，不然真的污染了友聲。

交大求學回憶

劉近義

歲月不居，時光易逝，轉眼間離開母校已垂三十年矣，猶憶卅四年前我在天津新學中學（原為英國倫敦教會創辦之新學書院 Tientsin Anglo-Chinese College 簡稱 T. A. C. C.）畢業時，本無意到南方上海去求學，更沒有想到又從上海交大跑到重慶交大完成四年學業。尤其是當初想考交大就是為着要進鐵路，這口鐵路飯一吃，就是三十年，而全班的機械系五十名，同學中無論國內（僅一名胡燮和同學也是到重慶後由電機轉過來的）海外，沒有一位是這行的（大陸上也許有一兩位今不可知），即使現在仍在臺灣鐵路服務的機械系校友也只有我和卜元禮同學兩人，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真有悔不當初末「考」時之感。

天津市是華北水陸交通的樞紐。記得小時常隨先父乘火車到北平去渡週末，坐頭等車廂吃火車大菜。短短的行程，非常享受，故對鐵路特別好感。祇記得有一次火車停在安定站中途不進，原來是司機中了暑，坐在地下起不來，全車的人都下來噓寒問暖，送暑

藥的也有，可見開火車頭的當時深為人所愛戴，後來又讀到一本商務印書館出版的科學小叢刊叫作「縮地奇方」，敘述英國人史蒂芬遜幼年當礦工，到十九歲才和六七歲的兒童一起念書識字，後來居然發明了火車頭，並且創始了鐵路運輸事業的故事，可以比作秦始皇時代費長房的縮地奇術，讀了此書，更加深了一番印象。

新學書院早在清末時就成立，民國十八年才改制為私立新學中學，裏面的課程除了國文公民中史中外，全部是用英文課本，該校的畢業生以英文訓練有素，多考入當時的郵局、海關、洋行、外國銀行機關工作，很少有上大學深造的。有些則是被保送到英國倫敦或香港大學文史方面科系。國內大學較少，更不用說是投考理工科系了，至於交大，據我所知，除了比我高兩班的許紹高同學外，其次便是我和范喆同學了。

我怎樣去考交大也是高中畢業以後臨時決定的。當時已在七七抗戰以後第三，年平津一帶著名大學如

榮冠果樂 特級保久乳
RC Cola
高 級 飲 料 台 農 乳 品

基 隆 區 總 經 銷

金 添 商 行

基 隆 市 一 路 7 9 1 號

TEL: 2 5 1 7 8

北大清華南開北洋，不是接管便是無存。只有教會大學如燕京輔仁天津工商學院尚稱獨立。我和范同學雖由校方保送入燕京，可是一打聽該校却無工程科系。據說化學系即將設立化學工程組，所以填志願時，我就寫下化學系。我們當時想學工程，也是在中學時，深受抗戰時蔣委員長號召全國青年，不做抗戰英雄投筆從戎，便要做未來建國的工程師所致。天津英法租

界當時仍屬自由之區，同班畢業者不少聯袂南下香港繞道越南投考空軍軍校，更有的是毀家紓難從事地下抗敵工作者，別看那是前清遺老富商買辦子弟的學校，每天受着古典派英國教士的薰陶，專講究道爾頓制教育，到也啓發了不少可歌可泣的軼事。我當時因家庭體質關係，雖未遠離從軍，却也不欲繼先父遺業，想改行做一名工程師。什麼是工程師呢？當時也不大懂，從英文來看原是 Engine er，顧名思義，最初字源一定是做引擎或是管理運用引擎的人。後來查牛津韋氏辭典果然，而英國人管火車頭就叫引擎，美國人更把開火車頭的叫作 Engineer，這更增強了我少年時的憧憬。記得有一次在天津青年會聽就業演講，曾由天津仁記紡織公司的陳工程師靖宇（民十二

再考入。我和范喆聽了不禁啞然。只好租了一間辣斐德路的白俄公寓（當時交大一、二年級已遷入法租界在震旦大學四樓上課），兩人把以前那種啓發式教育忘得一乾二淨，硬起頭皮來日以繼夜地把數學理化惡性補習了兩星期才去應考。在我想法考不上反正回去念燕大就是了，反而心中坦然。數理不會的題目乾脆不做。到是全幅精力放在化學國英文和史地上去。結果沒想到第一堂考試國文，只有一篇作文題目長達四十五個字，後來聽說是出自荀子，由唐蔚芝老先生擬的。我雖念過四書作過文言文，却是沒讀過荀子，只好斷章取義之乎者也地亂發揮一陣，好在我先看清楚台上的監考老師，雖是西裝畢挺，却是一幅道貌岸然面孔光着頭（即後來教國文的陳柱先生），念起題目來古腔古調抑揚頓挫，準知道做古文是最對胃口，於是大大地起承轉合「八股」了一番，覺得尚不致文不對題交了卷。英文史地自問尚可，化學大概有六七成，只有數理最差，考完了急忙捲舖蓋返津，適值天津鬧水災，再轉北平去燕京報到。

燕大位居北平西郊，戰前與清華均以校園風景嬌

年機械系校友現在台）介紹各項工程，始對工程科系有點初步認識。再給上海交大許紹高學長寫信徵詢，他上的正是機械工程系，把母校捧得天花亂墜，不由得不躍躍欲試，尤其是范同學他本是蘇州人；更是攬撥我同去應考不遺餘力，最後如何說服老母遠遊，還是去了一位世交的家中，碰到某先生談起「你如果要進鐵路就應該先上交通大學」這才決定。

到了上海，這才曉得投考交大並不簡單，當時中央政府在上海也辦國立大學統一聯招，但不分組方式，以便上海中學畢業生也可進入內地上大學。我在報名時因遵母囑只許在上海就讀，所以填寫的志願第一是交大機械工程，第二是電機，第三是土木，第四是管理，都是一個學校，變成了獨門。再加上新學所念的數理課程，若和上海一帶中學專為投考交大的相比，那不曉得要差多遠。記得在交大一年級上課時，我看到一位上海中學畢業的王同學，他把一年級所讀算的理化數學繪圖項目都若無其事地立即交卷，後來一問原來他在高中就已經做過了。許紹高學長在新學歷年都是考第一，平均分在90分以上，結果第一年考交大便名落孫山，不得已在大同大學借讀一年，翌年才

美出名，一入校門，鬢髮美輪美奐，環遊未名湖畔，真是令人神往，宿舍在一年級新生就是兩人一間，非常寬敞整潔，伙食亦極豐富，功課不重，活動甚多，此時已是一九三九年九月，歐洲大戰已起，美國尚守中立，司徒雷登校長已成爲北平超然大使，日僞不敢越雷池一步。而中央政府也正是利用校園作爲愛國志士的遁逃數。故學校自由生活非常愜意。不過好景不常，一個多月後接范喆來信（他未入燕京）交大業已考上，力勸同往報到，於是又棄了燕大學籍回津轉滬甘受流浪生活矣。

到滬報到，已開學一月，承機械系胡賜行主任慨允補辦手續，翌日即上課，全班同學四十六名（包括借讀生）中，除我及李晉年同學一自北來一自南至，兩人不擅滬語外，餘均係蘇浙籍，有的連國語也講不大好，上課的教授們用英語講課當然無問題。若是說中國話的反到難聽懂。最易懂的是趙富鑫先生，他用英文講電機大意時，像雷聲機一樣慢條斯理，一字不差，連 So that 都不會溜腔走板，如果第一堂機械系上課沒聽到，下一堂電機系再聽還是一樣。對我而

言最難懂的是張燭鏡先生，他用英語滬語雜講圖形幾何，說得同學大笑，我却莫明其妙，只好和李同學相對苦笑而已，他的口頭禪是「我一個懶」原來是「劃一條線 (Line)」，有一次我忘劃一條線，他大叫「我一個懶」，真叫我氣憤難當，我已經費力不小去畫圖，怎麼他還說我一個人懶呢？當我再請教的時候他已覺得不耐煩了。總之第一學期言語隔閡是我最吃虧處，以後也就漸漸習慣了。

初來滬時和范喆合租一亭子間於呂班路底法國電車公司附近，以其離震旦大學甚近故也。房間雖不太小却是陰森潮濕，過冬天和黃梅天時晚間都得穿上大衣在房間裏自修，想起燕大那一個月學校生活真有天壤之別。早餐跑到電車公司門口攤上吃油條鹹豆漿，中晚餐則在震旦旁邊一個天津菜館吃客飯，所以一天到晚都是在震旦二樓圖書館中泡。回去只是睡覺而已。其後又搬到辣斐德路法國公園對面處，房間較好，可是麻煩也就隨着來了。

原來我在震旦圖書館中做功課，早來晚歸，形單影隻，居然引起了同班兩派有任務的同學注意，一派

夥計模樣隨着跑單幫的一起過關。渡江到浦口也不敢從浦口站進入，再步行至浦鎮上車，北上至徐州泰安一帶，日本皇軍更是緊張萬分，窗簾都被拉下，每輛車有兩個大兵荷鎗實彈來往穿梭，如臨大敵，所以一路上什麼也看不見，直到天津東站過了萬國橋才算心安，到家後不久忽接上海友人來電暗示宿舍已被日軍會同法國巡捕查封，勸勿回滬。此時在家中也是忐忑不安，倘如在屋中搜出天津地址，則華北日軍也會到家中盤索，豈不坐以待斃，幸好當時汪、王兩南北「臨時政府」尚缺聯繫。日軍特務也是各自為政，結果不了了之。暑假一過兩人又原道重回，只是這次不敢重返住所，范同學已與祖母長兄另外租屋，我則住入交大的中華學藝社三樓上大統艙宿舍，三、四年級課室就在樓下，過了兩三個月才去原住所偷偷地移出衣物書籍並未出事。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七日黎明，正在熟睡時忽被炮火聲驚醒，大家從三樓東面遙望，只見黃浦江一帶濃煙冲天，原來這晚是太平洋戰爭之夜，日軍偷襲珍珠港成功，連黃浦江的英美砲艇都為之炸沉。這時大家都感到上海孤島終將不保，我急忙漱洗完畢即去公

是大概屬於三青團的同學，看我是從北方來的，生恐我意志不堅，常來灌輸愛國思想。還有一派是穿着上海中學制服的同學，經常三五成羣坐在一角上竊竊私語，也常找我搭訕，這兩派同學都是競相標榜互揭瘡疤，在我初到滬時學目無親，能够左右逢源有同班同學來攀談，慰我寂寥，使我對上海孤島環境也有一點認識，自然有益。可是他們相互攻擊你來我往却使我有應接不暇之苦，宿舍中除范同學自修外，後來由天津新學畢業來滬應考者，由燕京來此過境者日多，更成了大雜屋，先是范同學之兄范旭攜來黃宗江均係燕大同學暫住，他們都好唱平劇演話劇，黃氏兄妹且轉入話劇界再入電影界而名噪一時，石揮當時也是座上客，繼則愛國志士也紛至沓來，都是新學燕京校友弟兄輩，喧賓奪主也使我只好躲在圖書館中自修。惟每週末假日陪他們看電影話劇，上海英法租界五十來家影劇院均在此走遍算是一大收穫。

二年級暑假期中曾同范喆乘火車返津省親，首次乘長途鐵路平滬通車，當時京滬津浦鐵路均在敵偽控制之下沿途戒備森嚴，兩人都是穿着長袍扮作商人小共租界取款，沿途看見人人驚慌奔走，到了大世界門口已經看到日本皇軍正步向交界處佈崗，法租界因為是屬維希政府已和軸心國合作尚未進入，我急沿着愛多亞路乘隙從小巷中穿入黃浦灘路，那時已經看到英美僑民都已呆若木鷄坐以待囚了，大英帝國百年來統治着上海灘終告結束，不勝淪桑。

回到校中大家心情沉重，各自打算，法租界雖仍可苟安一時，可是學校恐將難以為繼。四年級的同學只要挨過半年就可畢業，三年級又怎麼樣呢，我這時也暗自慶幸未在燕大就讀，否則也要受中途輟學之苦，這半年的學校裏也都是無精打采的讀過。首先是儲備銀行鈔票換法幣一對二，英法租界過去常演愛國的話劇電影現在也都無影無蹤。黎校長已避不出面，老教授如陳石英、周銘等均即退休，沈三多先生教機械設計兼帶熱功學，再連話多更成三多。馬、鍾二教授的直交流電機學也將成絕響，尤其是鄭教授教工程材料考試時素以西點式的榮譽制，大家乾脆拿出書本照抄，一點也不榮譽，後來聽說張廷金要當校長了，陳柱尊也活動異常，交大要搬回徐家匯，謠言一夕數起

，有的同學結伴要去內地，有的同學要回鄉教書暫避一時。范喆又和我商量同去內地，我這時既無退身之路，乾脆也不請示老母，只好捨命陪君子，兩人再去胡賜行主任處要了一張在學證明書，潛然道別，三年上海交大生活於此了結。

我們先乘船沿長江上溯至漢口，沒想到一上船，中國人並不多，簡直是一條日本軍運兵船，這些新兵都是最近從其本國調來，到也彬彬有禮，還沒有染上皇軍舊習，不過路過南京下關碼頭岸上的檢疫官便不然了，無論男女老幼都要並排脫褲掀起屁股打針驗便，船過蕪湖九江都上岸瀏覽一下。沿途江景如小孤山、安慶、采石磯，黃陂一帶風景如畫，舉目有山河之異。一到漢口江岸關更是翻箱倒篋威風凜凜，在終日一百度以上的漢口派社中過了一星期，才找到一條小帆船專門偷渡雲夢遺跡的河汊，繞道至藕池，再從湖南安鄉經洞庭湖去長沙衡陽。

「湖廣熟天下足」，一到安鄉城裏，同行的十二人吃了一桌酒席才四元法幣，那在上海做夢也想不到，到了長沙，三次大捷之後市面仍顯荒涼。一過湘陰，交大的同學會張貼招待同學告示，就在車站看到了

鶴蓀先生擔任空氣動力學、柯元恆教授內燃機、張德慶先生擔任動力廠和機械製造、楊先生的造船學、馬先生的汽車工程、張述祖先生的彈道學和兵工製造、史脫茨納的德文、張思侯教授及另一位副教授講電機工程及設備。大家都把最拿手好戲搬出來，而且非常認真，同學受益非淺，這也正合乎 總統所謂大學是訓練通才教育之原意。

重慶的物質條件比起上海又差得多，這所學校雖係原為交通人員訓練所而設，後由張部長慨允移作交大校舍，完全新建，比起沙坪壩小龍坎強多，但是以踞高山臨江，水源缺乏，每天早晨洗臉都要用明礬沈清再洗，宿舍八人一間上下舖，晚上點油燈，臭蟲特多，只好秉燭夜遊到校外茶館擺龍門陣，伙食尚好，大家都是站着吃。一年下來，生活不安，身體更顯羸弱，尤其是同屋王學禮同學（原上海電機系），人最和霽詼諧，竟以洗面不慎污物侵入皮膚傷口造成破傷風，頭腫如甕而不治。實為不幸，致原來十三人中僅餘十二人畢業。

在畢業之前，各機關工廠均來要人，一個人平均有三四個職位好選擇。如何分派確使葉主任傷透腦筋

。到了衡陽，范喆忽患痢疾住入衡陽醫院，我則獨宿旅社近廿天，川資已盡，幸好從電信局陳局長樹人處領得六百元，又寫信給桂林范之舅父呂學長偉彥處及湘桂鐵路局劉副局長定公處，獲得川資及臥舖票兩張，始將扶范兄搭車至桂林。不久就搭軍委會的飛機直飛重慶了。

重慶交大九龍坡的新址，此時剛由小龍坎遷入不久。還沒有四年級，我們在上海的同學一共來了九個機械系，四個電機系，還有一位土木系的朱保如，他從巴東進入內地，不想再去平越，只好到中大借讀。我們十三個人聯合起來找當時的教務長李熙謀先生，請開一四年級機械班，未獲結果，後來幸賴機械系主任葉志明先生擔保代找教授，始獲允准，於是我們這一班便成了上海重慶交大的承先啓後班了。

在上海的四年級機械系原是分科有機車、製造、動力、汽車四科，此時此地，無法再分科，全靠葉主任各處拉角拼湊，於是天上飛的海裏飄的地上跑的交通工具都一齊來念，到也合乎今日整體交通工程的需要，尤其是各教授濟濟一堂，更比上海陣容還堅強。如李教務長擔任實業計劃、葉主任擔任機車工程、曾

，最積極的要算交通部，楊幫辦毅親蒞本班勸大家進鐵路，有人攢入公路，他都不大贊成，說：「玩大輪子總比玩小輪子好」。葉主任也是受其所託務必留下三個人去鐵路，我因在未入交大前即已決定故無問題，范喆、瞿超也被說動。結果范喆被派去湘桂，我和瞿超趙原想去隴海，柴主任則以黔桂正在興建有新路氣概，致派往黔桂。其餘同學三位原電機系者胡燮和派往中央無線電器材廠，李重陽、李肇鑒派往中央電工廠，萬定國、許國志去昆明資委會中央機器廠，金邦年、張澤田去航委會大定飛機廠，陳慶臻去資委會運務處，賈觀熙則留校任助教。他如王樹芳學長主持之中央汽車配件廠，我等六人雖曾在寒假實習後竟無人可派。黃輝學長主持之水力探勘處，支秉淵學長之柴油機廠，大渡口鋼鐵廠、民生機器廠、各大兵工廠、中國運輸公司等亦然。

畢業典禮在新建之大禮堂舉行，由吳保豐校長主持，來賓中有徐恩曾次長及章作老致詞訓勉，是為重慶交大第一班畢業生，此後即分道揚鑣各奔前程。至今思之，三十年來一如昨日，爰為之記，以誌不忘。